城市的麦田

□戴发利

城市的这片麦田应该有好多年了，但过去它夹在一片城边村和一处商贸城的后身隐藏着，我并不知道。多年来无数次路过它附近，我都是匆匆而过，目未斜视。

现在，一条新修的城区主干道路穿过了村庄和商贸城，麦田就从“深闺”走出来，赫然出现在路边，显露在川流不息的人、车的目光里。

日子进入六月，就迎来芒种节气和端午节日。夏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麦子也该成熟了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我路过了这片麦地。蔚蓝的天空中，几团白云在漫无目的地随意飘荡，阳光下的麦田闪烁着一片金黄。这金黄，既是麦子本身的颜色，也被太阳的光辉浸染着，晃动着晶亮的光泽。

这些年，我竟对麦田有些陌生了。

我生活的这片土地，也是我的家乡。小时候的田地里是无尽的小麦、玉米，可现在到处都种满了苹果、樱桃。水果给乡亲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，麦子就逐渐淡出了。

但，过去那些关于种麦子、收麦子的景象从未淡忘、从未陌生。看到这片麦地，我记忆里关于麦田和麦子的一切都涌出来了，就像看了千遍万遍、暂别片刻又重逢的老朋友。

这是在城市中难得一见的大片土地，有近百亩，显示出了沃野田畴的气势。我踏入了田垄，微风摇曳中，麦子们整齐划一、成行成列，齐刷刷地向我俯身而来、又仰身而去，摇摇晃晃，舒缓而随意。我认为，麦田对我的到来，也没有丝毫的惊讶或是骚动，就像多年来我天天在这里，待我如朋友。

它们凑巧让我想到了前些天，朋友在西安参观兵马俑时给我发来的照片，这些麦子有着秦始皇麾下千军万马的壮观，颜色和阵势都有些相仿。

我蹲下身，田垄里一片温热，几只小虫在攀爬、几只在飞翔。一棵野草顺势在麦秆上依附着，被我连根拔起。田垄里安安静静，只有微风轻轻掠过的鸣响。道路上川流的车声和远处传来的城市生活的各种回音，越发显得旷野寂寥。

这些麦子，经过抽穗、灌浆，已几近成熟，麦粒鼓鼓、紧致、黄灿。

麦子们似乎也对自己从去年秋天、冬天到今年春天的生长很满意，感觉没有辜负天地赋予的阳光、水、空气的滋养，没有浪费耕种者的耕作、管理。它们已经准备好了向大地和耕种者献礼。此刻，它们安心、安静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收割。

麦穗一身芒刺，细密地朝向天空，精心保护着饱满的麦粒；秸秆一根根纤细，挺拔地顶着厚实的麦穗。

又一阵微风过来，风中是黄土的味道、麦秸和麦粒的味道。小时候，拽下一个新鲜的麦穗，用手一搓，浑圆而湿润的麦粒便聚在手心。一仰脖倒进嘴里，那麦粒啊，可是越嚼越甜。但是，就像生活还要时不时给你一点风波一样，你要小心不能被麦芒卡住嗓子眼，那会令你奇痒难耐的。非要把你和家人朋友忙活得满头大汗、手忙脚乱一番，才能把它吐出来或吞下去……

我又向远处望去。在远处，我似乎看到了小的时候，村庄那一片片广袤的土地。金秋时节，天空一片澄空碧透，乡亲们在翻耕的油亮的土地上播种小麦。刚撒下种子的田地，平整松软得让我真想在上面打个滚、睡一觉。隆冬时节的大雪厚厚地盖住青青的麦苗，雪是凉的，可雪做成的被子是暖的，让小苗趴在里面舒舒服服地睡着觉度过寒冷冬天。春日里返青、起身、拔节、孕穗，麦子一天一个样地成长……

我似乎又看到了小时候乡亲们那挥汗如雨的收割场景，打麦场上连轴转地脱粒、晾晒、收仓。平日里黑漆漆的不通电的村庄，此时，发电机轰响着，把村头的电灯点得雪亮，平整的打麦场早已经用大个石碾压得平整光滑如镜了。村庄一片沸腾。最高兴的当然是孩子们，在灯光下，在高高的麦秸垛上尽情地滚来滚去、爬上爬下，麦秸垛再高也不怕，麦秸软的像炕上的棉被……

麦子，这珍贵的收获。过年过节的白面饽饽、热气腾腾的饺子、大碗的面条，都是一年四季用汗水换来的……

夕阳下，我离开了寂静的麦地。我知道，收割机很快就来了，麦子将完成它在地里的使命。

我也预感，在城市化浪潮中，这片麦田终将不见。

每吃一餐时，我不应当只记得超市里的面粉，而忘记麦田里的麦子——就像故土，我从未忘，不敢忘。

端午节抒怀

□冯宝新

选择这一天
怀抱忧国忧民
怀沙抱石
纵身一跃
在历史长河
掀起波涛万丈

华夏民族
龙图腾的崇拜
转变为对
您的敬仰
从此，华夏儿女
千舟竞发
无数彩旗飘飘
开始了几千年的追逐
打捞一个民族的精神

城乡历史厚重的墙上
新挂上了一束嫩绿的艾草
尘封一节一念的怀想
祈福一心一愿的安康

粽叶枯了又青
青了又枯
历经数千年
包不尽对一个游子追念的衷肠
当然也把您的气节、精神
和现在晴朗香甜的好日子
也包进去
让您的家国情怀
代代传承发扬

远意

□张铁鹰

爷爷属龙
孙子也属龙
中间的六十年
是乡间接生到月子中心的距离

此刻，襁褓中的孙子
吃过奶，躺在婴儿车里
静静地，不哭不闹
还不会笑的他
不懂爷爷的满心欢喜

但他会长大
长大后，一定会读到
知汝远来应有意
读懂韩愈的诗句

老头山

□迟焕东

奶奶的离去，让我有机会回到阔别了十九年的小村庄。上次回去，还是为了送别爷爷。

故乡曾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，那里安放着我快乐而温馨的童年。一直觉得它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但这次再见，竟觉得它是如此的陌生。好像我与故乡，只剩下离别这一个主题了。

待在老屋的院子里，只觉得悲凉涌上心头，遂决定出去走走。对，去看看老头山吧！这个想法一跳出来，马上有了劲头。于是带上两个孩子一起前往，仿佛要去探望一位久违的老友。

出门向西二三十米到“十字口”，转向南，是一条窄窄的乡村小路。路两旁的田野，完全不似童年时生机勃勃的模样，大多荒芜着，长满了杂草。老屋在村子的西南角，沿小路一直南行，约十分钟便到老头山脚下了。

在儿时记忆中，老头山很高，爬起来有些吃力。但此时再看，觉得它甚至都不能叫山，不过是个低矮的小土丘罢了。两个孩子倒像是复归自然的小鸟一样，兴奋地叽叽喳喳、蹦蹦跳跳。

我指着山脚下的一片地对孩子们说：“看，这里原来是老爷爷种的一片小果园。”说是果园，其实也就十几棵苹果树而已，用木篱笆围起来，树下种一些时令蔬菜。果园虽小，却是爷爷的心头宝，浇水、施肥、剪枝、打药、疏花、疏果，一样不落。秋季收获时，爷爷会在院子里开辟出一块地方，去河里推一车细沙铺出一个长方形，再把苹果一个个整齐地码成一垛，盖上两层牛皮纸。然后用沙子把牛皮纸的边仔细盖好，最后用茅草给苹果盖上一层厚厚的“被子”，这样苹果就可以过冬了。

至今还记得，冬天时，外面天寒地冻，晚饭过后，爷爷说“去拿几个苹果吃吧”。我便像得了圣旨一样，冲进寒风中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牛皮纸，摸出几个又大又圆又凉的苹果，再三两步跨回屋里，屋里便很快弥漫了苹果的香气。苹果品种叫“青香蕉”，成熟了也是绿色的，放久了微微发黄；刚摘时是脆甜的，放些时日就变成面甜。现在这个品种早已过时了，然而当年那种香甜却久久难忘。

说话间，我们已经沿着崎岖的土路来到山顶了。“这是什么，爸爸？”女儿指着一片地里的作物问。“这是花生啊。”我微笑着回答。看她疑惑地歪着小脑袋，我拽起一簇花生的茎叶用力一拔，数十个乳白色的果实从泥土中翻涌而出，似乎在争相“汇报”今年的收成。剥开一个果壳，里面是鲜嫩的粉色果实，送到孩子们的嘴里。他们都说从未吃过有甜甜汁水的花生，很好吃，似乎带着泥土赋予它的香味。

山上有很多地都荒着，却成了我和孩子们抓蚂蚱的天然场地。边往前走，边用脚扫着齐膝高的杂草，时不时便会有绿色或棕色的蚂蚱自草间跃起，再一展翅，已在两三米开外了。这时，我会如离弦之箭快速射出，找准它的第一落点，迎着蚂蚱的头单手虚掌一扣，蚂蚱便在手心了。每当这时女儿便会大声欢呼，对我不吝溢美之词，而儿子则会边用脚扫身前的草边咕哝：“快出来啊，我也要抓一个。”抓的蚂蚱用狗尾巴草穿成一串让女儿提着，看着兄妹二人欢快的样子，我感觉儿时的故乡正在心底慢慢醒来。

老头山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据说是有来历的。因为爷爷他们小的时候，老头山上有一块圆形的巨石，从远处看，恰如一个佝偻着的老人戴着一顶草帽，故名老头山。可不知何时，那块巨石滚落，便只剩下佝偻的“老头”了。

六爷爷家的房子在村子最南头，离老头山最近。那时爷爷常在晚饭后去六爷爷家玩，二人登到平房顶上，一个拉胡琴，一个唱京戏，兴致勃勃。跟着凑热闹的我，偶尔会瞥向不远处的老头山，茫茫夜色只把它勾勒出一个黑黢黢的轮廓，仿佛真有个老头在默默注视着我。心底瞬间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，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赶紧转回头，不敢再看。

儿时的我，很长一段时间是不敢自己去老头山玩耍的，但三五好友、呼朋引伴就不一样了。老头山的半山腰有两个洞穴，大概是战争年代的避难所，亦或是老百姓过去存放粮食的地点，但在我们几个小伙伴看来，这就是天然的探险宝地。洞穴是横着向里延伸的，洞口处还可以站着进入，越往里走越低矮，空间也越狭小，光线也越暗。其实这个洞并不太深，但对我们来说，敢一直走到最深处的那个便是大家公认的英雄了。我是绝不敢的，一方面因为黑，另一方面小时候爷爷给我讲过“皮子”（方言里对狐狸的称呼）的故事，说老“皮子”可以像人一样站立，从后面把前爪搭在人肩膀上骗走小孩子。我怕那是个“皮子”洞，便从不往深处去。

山脚下是一条沙河，由西向东日夜流淌。沙河里全是乳白或洁白的沙子，粗的像黄豆粒大小，细的如小米一样。河水流过，清澈见底，偶尔见十厘米左右的小梭鱼悠游水底，一听到人声，便如子弹一般“嗖”地一下射进河边的水草下了。如果遇到连续几天大雨，沙河也会换上另外一幅面孔。水涨到跟岸堤一样高，浑浊奔涌，仿佛要吞噬周围的一切。于我而言，肯定更喜欢平静时的沙河，但汹涌的沙河竟在我的梦里出现过一次，或许因为它带给我的震撼更大吧。

那时我们一帮半大孩子最大的冒险，就是从老头山伸向沙河的一个石头上跳下，落入河里软软的沙堆上。不知是哪个伙伴最先发明了这个游戏，最后竟演变为一个考验胆量的测试。如果同龄人中只有你不敢跳，是会被看不起的。我已经不记得曾做过怎样的心理挣扎了，总之我是勇敢者之一，那块石头上还风干着我儿时的“荣耀”。

如今，老头山已被风化得面目全非了，但它鲜活的样子仍残留在我记忆的最深处，滋养着我四十多年的人生，慢慢向前。

雨中赶考

□牟民

1978年7月6日，正是高考的前一天。上午10点，我从滑石矿井下班，顾不得休息，收拾好复习资料，装进背包，捎带一床毛巾被，步行5里，赶往庙后公社停车点，然后坐车，去40里外的县立三中考试。半年前，我已参加过第一次高考，过了体检线，可因为血压高，被单项淘汰。我平日血压并不高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：“可能与情绪紧张、工作压力大有关，是应激性血压高。没关系，吃点药，保准过关。”我感觉自己文化考试没问题，不能放弃高考，便一边工作一边复习，准备第二次考试。

走时天空晴朗，半路从西半天涌来乌云。我小跑着向前奔，等到了停车点，雨点开始打下来。我一看四处无人，便知道唯一的一班车走了。我急得跳脚，埋怨自己，咋就不能提前两天赶往考点。雨并不怜悯我，开始哗哗地下。我没带雨衣，瞬间湿了全身。雨水虽大，但不凉，正好消去我着急的火气。见四面茫茫雨雾，我想打退堂鼓，返回滑石矿，可想想我半年的苦读，又不甘心。心一横，紧一紧背上的包裹，向西方考点走去。

走马路，要多绕八里，走近路，得翻过两座大山。我没有犹豫，踏上山路。当时跟自己赌气，你不是愿意这样吗？那就横穿山路，让你吃吃苦，长长记性。第一座山海拔800米，一条羊肠小路打半山腰通过，我走过几次，还算熟悉。雨不停地下，时大时小，一顿电闪雷鸣，雨点密集地打下来。小路上石头裸露，凹凸不平，只容一人通过。我一边盯着脚下，一边不时抬头看着前面，还要小心别歪了身子，摔下山涧。雨水顺着头顶淌下，迷住眼睛，不时用手擦擦。耳听山涧水声轰鸣，如万马奔腾，雷鸣仿佛在头顶炸响。大山里的生命，都在躲避暴雨，我却在跟它搏斗。仿佛一棵孤独的小草，忽然涌上一阵伤感无助，泪水刷刷而下。我甩一甩手臂，又鼓起勇气。冲吧，既然你选择了，就决不后退，即便殒身山间，也在所不惜。我神情一振，只管加快步伐，心里默念着“向前、向前”！我一定要闯过大山，在晚饭前赶到考点。

穿过第一座山时，大约是下午2点。雨小了些，哗哗声变作沙沙声；翻过第二座山时，西半天乌云薄了，露出了亮色，雨丝飘过一阵，便彻底消失了。

此时，我来到了三中考点南边的白洋河。老远听到河水轰鸣，下了4个小时的暴雨，河水正凶猛而泄。我看着宽阔的大河，呆住了。等河水停下，怕要半夜。我在岸边四处踅摸，希望找到水浅的地方，趟过河去。找了半天，处处是急流奔涌。我蹲在河边，欲哭无泪。忽然一个老伯走来，他问我，小伙子，是不是有急事，要过河？

我点点头。

他说从这儿往西大约一百米，比较平坦，没有坑凹，你可以过去。但要走正，直起腰，别倒了身子，那样会被河水冲走。

我啥也不考虑，双手高举背包，按老伯的指点下河。

开始，水深到臀部，到了河中间，水拦腰深。我眼睛盯着身前，脚下为沙粒，没碰到石头，谨慎地稳稳迈步。水虽凶，但我几年干矿工锻炼成的强壮身子足可以抵挡。黄色的河水滚滚流过，一个个快速的浪头，晃闪得眼前一片火花。视线忽然模糊不清，感觉发晕，身子开始摇晃，越走越发不稳。一个浪头过来，我身子绵软，将要倒下。一双大手伸向我的胳肢窝，擎稳我，推着我，慢慢走向岸边。等我不知啥时走到岸边，回头一看，老伯松开我说，好险！

我躺在岸边的草地上，大哭，坐起向老伯施礼。

老伯说，走吧，你是不是去考点？现在正是晚饭时间，去了好好歇歇，吃点儿感冒药，好迎接考试。

我这才忆起，已经一天没吃饭了。

告别老伯，我迎着晚霞，向三中考点走去。

那一年高考揭榜，我过了录取线9分，考上了差强人意的烟台师专中文系。

赠屈原

□王坤

又是一年端午
遥寄诗人屈原
离骚九歌天问
发出旷世呐喊

立下报国之志
精魂常留人间
力主变法图强
实现统一夙愿

善恶不分伤臣
君主不辨忠奸
遭遇宵小诬陷
怀王无情疏远

无愧楚辞鼻祖
造旨影响深远
上下求索精神
影响华夏千年

粽你一缕清香
柔进万般情感
汨罗汩汩流淌
倾诉无尽思念

大义凛然赴死
树立爱国标杆
如今国泰民安
正是如你所愿

投稿邮箱
ytrbzkb@126.com

本报地址：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：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：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：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:23-4020 广告许可证:鲁工商广字08-002 ■报价全年540元